



榮獲全球影評界一致盛讚、被譽為「年度最幽默電影」的辛丹斯電影節之作《誘人飯聚》(The Invite)，集合薛夫洛根、奧莉菲亞懷特、彭妮露古絲及愛德華諾頓頂級陣容，本片更獲荷里活權威影評網站 Rotten Tomatoes 高達 96% 的超高分好評，成為本年度不容錯過的黑色幽默佳作。影片由實力才女奧莉菲亞懷特自導自演，以一場看似普通的鄰居晚餐聚會為切入點，用滿滿的尷尬幽默、真實的情感拉扯，撕開現代婚姻的空洞與困境，在輕鬆詼諧的氛圍中，探討人際關係、親密關係，以及引爆自我壓抑的慾望。

●文：蕭瑟

●《誘人飯聚》是奧莉菲亞懷特(左前一)自導自演的作品。

奧莉菲亞懷特自導自演《誘人飯聚》

黑色幽默風格 探討人際與親密關係

影片故事發生在三藩市一棟滿載歲月氣息的歷史公寓之中，溫柔美麗卻內心敏感脆弱的女主人安琪拉(奧莉菲亞懷特飾)，主動邀請住在樓上、性格自由灑脫的鄰居夫婦霍克(愛德華諾頓飾)與翩娜(彭妮露古絲飾)前來家中共進晚餐。這場臨時興起的飯局，卻讓安琪拉身心俱疲、滿腹鬱結的丈夫祖(薛夫洛根飾)極度不滿。祖聲稱從未聽妻子提及此次聚會，執意要求安琪拉改期，卻遭到妻子堅決拒絕。

一個不尋常的夜晚

趁着女兒前往朋友家過夜，公寓內氛圍逐漸微妙，隨時迎來到訪的鄰居。對安琪拉而言，這場即興的聚會，既能展示她與祖在三藩市這歷史悠久的公寓最新的裝修成果，又能感謝霍克與翩娜一直以來對施工噪音的體諒。然而，意識到無法逃避社交的祖，卻決定藉此機會向這對夫婦攤牌，指出他們大聲的親熱行為——這讓安琪拉大驚失色。霍克與翩娜一到，焦慮幾乎要淹沒安琪拉，她竭力將話題引向輕鬆愉快的方向。然而，客人們卻非常坦誠地討論他們的親密生活，甚至建議祖和安琪拉嘗試學習他們自由開放、解開束縛的肉體享樂觀，為這場晚餐徹底掀開波瀾。

影片開篇便引用文豪奧斯卡王爾德的經典名言：「人應該永遠保持戀愛狀態，這正是不應該結婚的原因。」這句話精準奠定全片基調，為這場充滿尷尬對話、爆笑場面與爆發性情感揭露的深夜之夜，鋪設了諷刺又真實的故事底色。

作為本片導演兼主演，奧莉菲亞懷特向來擅長以輕快幽默的風格講述真摯的人性故事。她的導演處女作《高材生》(Booksmart) 憑藉新穎的視角、利落的鏡頭語言獲得無數獎項與好評。而《誘人飯聚》是她第三部長片，更是她創作風格的升級之作。影片

全程聚焦 4 人的室內互動與細膩的心理拉扯。導演直言，自己最執着、最感興趣的創作核心，正是封閉空間裏 4 個性格迥異的陌生人，在一個不尋常的夜晚經歷的情緒變化，以及藏在背後最真實、最複雜的人際與親密關係。

本片演員陣容強大

本片強大的演員陣容，則為角色注入了靈魂與溫度。奧斯卡金像獎得主彭妮露古絲，兼具深厚的戲劇演技與絕佳的喜劇節奏感，完美契合翩娜神秘、通透、灑脫的人物設定。導演大讚彭妮露古絲身上擁有令人驚嘆的力量，性格溫暖且極富同理心；而彭妮露古絲本人也坦言，初讀劇本時便被滿滿的幽默情節打動，數度笑出眼淚。

飾演霍克的愛德華諾頓更是實力加持，身為四度奧斯卡提名演員的他，對角色有着極為深刻、細緻且複雜的獨到解讀。他表示，這個角色最吸引自己的，不止是滿滿的喜劇效果，更是角色底色裏藏着的脆弱、痛苦與掙扎，讓人物徹底擺脫單一的搞笑標籤，立體又真實。

回歸電影核心劇情，祖與安琪拉的婚姻早已沒有激情，二人日常只剩矛盾與冷戰。一場主動邀約的鄰居飯局，讓這對婚姻失溫的夫妻，與觀念前衛開放、生活熱烈的鄰居夫婦同處一室。隨着夜色漸深，餐桌之上的曖昧氛圍逐漸升溫，壓抑許久的慾望與情緒徹底噴發。

4 人放下所有束縛與偽裝，敞開心扉交流，一場普通的晚餐，悄然演變成一場大膽開放的情感邂逅。劇情層層遞進、高潮迭起，局勢逐漸失控。這場意外滿載的誘人飯聚，究竟能否點燃夫妻二人枯竭的愛情火花，拯救瀕臨破碎的婚姻？這場爆笑又扎心的深夜故事，將為觀眾帶來最真實的答案。



●奧莉菲亞懷特大讚彭妮露古絲(左)身上擁有令人驚嘆的力量。



●薛夫洛根在片中飾演奧莉菲亞懷特的丈夫。



●安琪拉邀請住在樓上的一對夫婦來家中共進晚餐。



●愛德華諾頓(左)坦言被角色吸引，知道這作品絕對會超級幽默。



奧德修斯：當我歸家時

基斯杜化路蘭的《奧德賽》在香港上了畫，城中都在說。

20 億港元製作，200 萬呎菲林，明星多得排不下。畫面當得起史詩兩個字，故事也沒有散。三千年前的老本子，結局人人知道，他還有本事叫你坐足 3 個鐘頭，沒有人看錶。不過意料之中的東西留不住人。真正跟着人走出戲院的，是最後那首歌。

一部講英雄歸家的戲，片尾照例該來一首凱旋曲、銅管、合唱、讚美與歌頌。偏偏不是，那首歌一開聲就不對路，人聲全部失真，扭過了音，聽落竟似愛琴海上的遊吟詩人在低處呻吟，不太像唱歌。隱隱有童謠的影子，卻又曲調陰沉。

銀幕上，奧德修斯同妻子正遠離伊薩卡向西駛去。燈亮起來，字幕滾上來，歌名是《When I'm Home》——當我歸家時。

奧德修斯究竟為什麼要歸家？神女卡呂普索留他 7 年，開的條件是長生不老，他不要。冥府裏先知已經講明，就算歷經萬難回到家，他往後仍舊要扛一支船槳再上路。他聽見了，還是要回去。路蘭在戲裏索性讓他真的又走一次。

荷馬其實答過，只是答得很輕，一不留神就翻過去了。

第十三卷，他終於被送回伊薩卡，睡着時上的岸。醒來時島上起了霧，他站在自己的國土上，卻認不出來。人大概就是這樣。要有一副自己認定的身份，還要那副身份擺在一個處處是細節的地方。不然身份無處落腳，只剩一個空名。所以史詩裏那幾場相認，方式全部是報細節。妻子不信他，吩咐人把床搬出房，他一聽就發作，因為那床是他用一棵遷生着根的橄欖樹雕的，搬不動。見老父，他報的是院子裏那些果樹，說當年你給過我十三棵梨、十棵蘋果、四十棵無花果，還有一行行葡萄。老人家腿一軟，坐了下去。一個國王證明自己是國王，用的是一份果樹清單。

到這裏，先知的預言就攔不住他了。他本來就不是回去住的，他是回去被認出來的。認出來了，他才重新是個有名有姓的人。

那個預言還有下半截，一般人不大提起。先知說，回家後，他還要扛一支船槳往內陸走。一直走，走到遇見一班人，從沒見過海，吃東西不放鹽，也不知道船和槳是什麼。等到路上有人望見他肩頭那支槳，把它當成簸穀的木鏟，他就在那裏把槳插下去，向海神獻祭，這一世的賬才算了結。

一支槳，在海邊是槳，去到內陸只是一件農具，荷馬把一頭一尾都擺好了。歸家，是走到一個樣樣認得你的地方去。了結，是走到一個沒有一樣東西認得你的地方去。原來人一生的兩件大事，是同一條路的兩頭，而且次序不能掉轉。先要被認出來，才有資格不被認得。沒有人認出你，走去哪裏都不算了結，只算走失。

路蘭索性把方向掉轉，荷馬叫他往內陸走，戲裏他向西出海。方向相反，意思一樣。所以片尾奧德修斯一里一里駛離家時，歌名卻是《當我歸家時》。

這兩件事，並不矛盾。他已經被認出來了，認出來了，就可以走了。

●文：張三

《懸案》傳遞對正義與真相的堅守



《懸案》是牟芯岑執導，邱玉潔、袁繼犀、孔歌子、魏市寧編劇，由王傳君、江奇霖、楊燦、岳雲鵬領銜主演的一部懸疑犯罪劇。《懸案》採用每兩個單元為一季，首季圍繞的《珠寶行連環劫案》和《下記旅館搶劫案》兩宗案件像平行線，在中間交匯，直到最後才破案。《懸案》講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兩宗真實懸案，以 22 年的時間跨度解構罪惡對人的再塑造，以及信念對人的再救贖。牟芯岑說：「『懸』既指向警方與記者長期追蹤、偵破案件的過程，也指罪犯多年來在平凡身份下隱匿罪惡的生存狀態。劇集以記者和警察多重視角揭示罪犯的雙面人生，傳遞對正義與真相的堅守。」

《珠寶行連環劫案》的徐亮(江奇霖飾)作案時狠戾果決，回歸家庭卻處處遷就妻子、疼愛女兒。與此同時，因為此案而轉型的暗訪記者白朗(岳雲鵬飾)，雖常年遊走市井一線、屢次直面險境，卻始終不改一腔較真的正義和勇氣；刑警施占軍(楊燦飾)與白朗並肩半生，一人奔赴前線追緝兇徒，一人執筆追尋真相，跨越時光的兄弟情在警隊聯手中悄然生長。

而《下記旅館搶劫案》的劉永坤(王傳君飾)為躲避追查，潛心筆墨蛰伏二十餘年，搖身變為



▲▼《懸案》劇照



當地小有名氣的文人作家。而以魯志豐(黃覺飾)和李感(姜冠南飾)在長達二十年的時光裏堅持不懈追尋真相。魯志豐為破此案推遲婚禮、扎根基層，用最樸素的堅守詮釋「案子一天不破，一天愧對死者」的執念。

牟芯岑表示，記者柏建斌是該劇白朗的原型代表之一，他一直保存着跟蹤報道案件的全套報紙的文字紀錄，為劇組改編提供了創作依據。其實兩宗案均採用多重視角敘事，每集以兇手、警察、記者等不同視角還原案件全貌，呈現懸案的複雜性。正如導演所說，時代需要「懸而未決的東西被解決後的釋放感」，每個人的生活裏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「懸」着的東西。

像第一個案件以記者白朗的視角與連續性報道為劫匪畫像，每集包裝隨時代變遷推進，用細膩的年代質感、多視角群像敘事，讓罪案故事跳出

類型套路，這些細節構成了獨樹一幟的「牟芯岑式美學及風格」：以聲音鋪排、轉場巧思、單集主題提煉與片頭視覺設計，營造兼具紀實感與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氛圍。劇中正反主角無大量正面交鋒的敘事特點、隔空對峙的敘事方式是刻意設計的反套路手法，避免劇情過早收尾。同時劇集借助反派徐亮對自身過往作案經歷的執念，構建警方、媒體、匪徒三方隔空博弈的敘事結構，保障劇情獨特的戲劇張力。

●文：光影俠

《功夫女足》綠茵場上的溫柔革命



25 年過去，周星馳再次站在綠茵場邊。從《少林足球》到《功夫女足》，變的是球衣顏色與性別，不變的是那個關於「夢想」的永恒命題。然而若僅將此片視為《少林足球》的性別翻版，恐怕會錯過星爺最真誠的一次蛻變。

《功夫女足》的票房神話無須贅述——內地上映至今票房累積破 22 億元人民幣。數字背後，是觀眾對周星馳久違多年後的高度期待。然而真正驅使觀眾走進戲院的，不應只是情懷。

周星馳此次專注幕後，自編自導，沒有粵語版固然遺憾，但星爺在訪談中一句「足球從來不是一個人的運動，追夢也從來不需要獨自硬扛，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，堅守熱愛的勇氣永遠平等。」已道出這部作品的靈魂轉向。

金雞影后張小斐為飾演隊長「雙雙」，剪去長髮並進行半年體能特訓；迪麗熱巴為塑造前鋒「鈺瓏」的爆發力體格，主動增重 8 公斤並苦練球技 3 個月；張藝興則以七成高難度動作親身上陣。這不是簡單的明星光環疊加，而是演員對角色的徹底交付。更難得的是，劉嘉玲、佐藤健、歐陽萬成等跨地域夢幻陣容的特別演出，為影片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。

《功夫女足》真正的突破，在於敘事視角的根本轉換。《少林足球》是一群落魄男人的熱血逆襲，《功夫女足》則將鏡頭轉向一群被生活擠壓的普通女性——有人離婚、有人背房貸、有人被勸「別踢了，找個好人嫁了吧」。她們沒有光環，沒有退路，只有一顆「不甘心就這樣算了」的心。

影片最動人之處，在於它讓主角輸了。娥眉隊小組賽的慘敗，沒有奇跡，沒有最後一秒翻盤。這在周星馳的電影裏是頭一回——以前的他，總



▲▼《功夫女足》劇照



要讓人贏的。而這一次，他讓「輸」成為真正的開始。全片超過 1,200 個特效鏡頭，採用動態捕捉與 AI 渲染技術。但比視覺升級更值得關注的，是「功夫」內涵的演化。在《少林足球》裏，功夫是用來贏的絕技；在《功夫女足》裏，功夫變成了「對抗生活苦難、守住熱愛的底氣」。太極守門以柔克剛，彈腿攔截沉穩堅韌——功夫不再是武器，而是普通人明知前路艱難、依舊日復一日咬牙堅持的精神載體。

為了一次認真的告別。片尾，周星馳與林子聰身着《少林足球》黃色球衣並肩而坐，中間空着一個座位。空位沒有說話，卻完成了一場鄭重的交接。

●文：徐逸珊